

地標乎？地名乎？

——康振賢講述貴陽

「紀念塔」

■紀念塔舊貌

2012年歲末，《虎賁獨立師系列》一書在內地正式出版發行。記者隨即專訪了該書作者康振賢。他告訴記者，於農曆新年前夕思來想去，他的最大心願，就是將貴陽一個叫「紀念塔」的地方，從地名變為地標，這是寫書的動機，更是多年的夙願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康振賢說，在貴陽市新華路與神奇路的交匯點，有一個地方叫作「紀念塔」。往來於此的公交車，也會在以「紀念塔」為名的站點上下乘客。貴陽人以「紀念塔」稱呼這個地方已經有數十年，但卻沒有多少人在這裡真正見到過紀念塔，也沒有多少年輕人問過「為何這裡叫作紀念塔」。

為「紀念塔」而寫作

貴陽「紀念塔」，如今有名無塔。康振賢透露，追溯歷史，紀念塔是政府當初為了紀念和褒揚在抗日戰爭中參與十次大型會戰、重創日軍而犧牲的黔軍第102師將士，於貴陽南大門外修建的緬懷建築。該塔於1940年底動工，1941年正式落成。整個紀念塔高10.2米，象徵第102師番號，全名為「國民革命軍第102師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」，基座同時刻有該部隊的抗戰歷程與陣亡將士名錄。後來，因道路改造，紀念塔被拆除，直至今日。

多年以來，為了能夠讓貴陽的這座紀念塔重新矗立起來，還原那段被忘卻的歷史，康振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。身為貴州人的他，對於自己家鄉的英雄部隊——102師，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他告訴記者，因為抗戰史上無載，所以黔軍一直以來是個研究空白，但貴州先後有十一個師奔赴抗日戰場，前後輸出兵源近八十多萬，佔當時貴州總人口的9%。這個數字只是針對各師管區徵兵名冊而得到的統計結果，實際數字遠遠不止於此。抗戰未啟時，貴州就有七個師先期出黔，加上貴州徵兵制起步較晚，抗戰軍與出黔部隊均以募兵形式到家鄉招兵買馬，因而總的數字較為模糊，但僅就八十萬而言，對於一個人口不到千萬的省份，已經算是個奇蹟！而第102師，則是這些軍隊的突出代表。

因為對黔軍抗戰的了解，也因為對那段歷史的情緒，康振賢一直想寫一部真正的抗戰史記。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。寫紀實把自己關在書齋裡，靠文獻、檔案是閉門造車，最終寫不出來的。所以康振賢把考察戰場當成了寫作的一個基本工作。翻越了無數高山，踏過一條條河流，訪問了無數老人，《虎賁獨立師系列——國民革命軍第102師抗戰紀實》成為康振賢數年來嘔心瀝血的作品之一，並在2012年歲末，由內地的團結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。書中記載，第102師在出黔抗戰的部隊中，是一支最具代表性的勁旅。抗戰八年，102師就在前線打了八年，哪裡有惡仗哪裡就有102師，102師對抗戰的貢獻不可謂不大！這群102師子弟兵穿草鞋、打綁腿、背大刀、戴斗笠、肩扛漢陽槍、高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憑着一腔熱血奔赴抗日戰場。馳騁淞滬、鏖戰長沙，大型會戰的背後都有102師招展的軍旗。

「這一切，都是為了能夠在現實中，重新看到貴陽的紀念塔。」康振賢這樣告訴記者。

無奈後的憂憤

既然要復建紀念塔，就要憑歷史事實說話，如同當年的102師一樣，一切憑戰功說話。為此，行走於各地的史料查證之體會，康振賢也感慨萬千。

康振賢說，為了查證102師的抗戰歷史，他曾到徐州考察，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輩子也難以忘懷的。在抗戰的22次大會戰中，徐州會戰中的台兒莊戰役可能是被宣傳得最多的，所以下一高潮，他就向當地人打聽去禹王山的去路，遺憾的是竟沒人知道，於是他再問：你們知道徐州會戰嗎？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，於是他不服氣地又問：你們知道這和日本人打仗嗎？但得到的回答還是毫無懸念的搖頭和一臉茫然的表情。

康振賢強調，他問的是年青人，年齡在20至35歲之間，男女都有。由於他們對歷史的無所適從，康振賢只能選擇地圖。但地圖買到手，他才知道剛才的問話純屬多餘，因為地圖的內容，全然無法找到有關102師戰史或徐州會戰的事跡。「不難想象這濃縮的文宣模式，年青人怎麼會知道過去？還有幾人記得國恥？」康作家無奈中表現出憂憤。

置身歷史的迴旋

作為一名知識分子，康振賢無論是寫作102師的彪炳戰史，還是為重建紀念塔奔走呼號，實踐這一過程中，只能選擇忠實。這就不可能再囿於傳統觀念的成見，只有秉持「自由之思想，獨立之精神」的純粹民間立場，懷着溫情和敬意，去走進那段歷史，盡最大可能去挖掘、梳理，以還原那段當年圖景的真實。

康振賢說，抗戰是一部史詩，是一幅宏大的歷史畫卷，他深知幾十萬字的書，或是一個紀念塔，或許不能完全表現102師的全部。雖然為了復建紀念塔，他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也得到了不少內地傳媒的廣泛關注、報道與支持，但他覺得還不夠。他讀過不少《回憶錄》，看了不少檔案，因此他覺得所掌握的不過是一些歷史碎片而已，不可能代表一部真正的歷史。他覺得自己的任務只是通過對這些歷史碎片的縫合，盡可能地恢復歷史原貌，讓她更加接近真實！他覺得，最大的感觸，就是置身於歷史的迴旋中。

紀念塔雖小，真正建造，也不會花費很多錢。但是，這是一個打開歷史的大門，是走向未來的窗口。康振賢堅信，隨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，終有一日，紀念塔一定能夠在貴陽重新矗立起來——因為，紀念塔在人心，從未倒下、從未消失。經過多年的努力，當地政府為了緬懷歷史、激勵後人，已決定復建紀念塔，以實現地名相符。康振賢希望，能夠在新年實現這一夙願。

紀念塔——地標乎？地名乎？康振賢深信，下一代人將不會再思考這樣一個本不該有的問題。



■紀念塔地域今貌

新年，我們需要紀念塔

新年，我們需要紀念塔。貴陽街道的夜色，隨着城市化的加快而愈發亮麗。城市硬件提升的背後，更加需要軟性文化的支撐。街道寬闊了，樓層更高了，私家車更豪華了，則書寫貴州歷史的大時代也更加恢弘，號角與歌聲的交錯，也構成一部古今輝映的英雄史。既然要建立一個經濟大省、文化強省，則歷史的書寫是首要的題中之義。紀念塔是現實的需要、貴陽的名片、貴州的窗口。因此，我們需要紀念塔，因為它在崢嶸歲月中誕生的心靈旋律，將為我們走向下一個百年、再下一個百年提供所需要的無窮動力。它將使我們更有信心、更團結。

新年，我們需要紀念塔。我們是誰？我們是102師陣亡將士的後代與遺族；我們是探知歷史原貌的新一代中國人；我們是當年為之拋頭顱、灑熱血的耄耋老者。我們不分彼此，因為我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、勞作，共同為進步的理想與公義的信念而不懈打拚。黔軍指戈，我武維揚。歲月的年輪不曾使我們將心中的那一份執着有所放低。相反，看到紀念塔依舊有名無實，我們深感肩上責任的重大與使命的崇高。我們需要紀念塔，因為我們有着共同的歷史記憶；我們有着共同的心靈家園；我們有着總與倫比的共同期待。這個默示是給我們的，也是給每一個中國人的。

新年，我們需要紀念塔。中國人永遠在追尋自己的夢想。中國夢的最大特色在於，它有無盡的歷史情懷。中國夢，既是我們打造一個現實強盛國家的偉大使命，也是我們整理國故、明悉國史的往昔回溯。我們應當知道自己從何處而來，要向何處而去。我們更應該明白，偉大的國家必然有偉大的歷史；偉大的文明必然有偉大的人民。正是無數人用自己的青春與生命構築起我們當下的幸福；正是他們不斷追求崇高的夢想，才給了我們今日能夠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。這不僅僅是我們作為受惠者所應有的感恩，更是我們對中國人「敬先賢、崇忠烈」的人文傳統的繼承。畢竟，國學的復興不能是空洞的，也不能夠言之無物。

新年，我們需要紀念塔。天下為公、世界大同，是中國人古已有之的濟世情懷。這種情懷，早已超越了民族、國界甚至生命的輪迴。難以想像，如果沒有一座紀念塔，那麼，面對那些已經長眠於沙場甚至遺骨無存先賢，何處招魂？祖先崇拜，是華人社會甚至整個世界的共同文化；周禮告訴我們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。祭祀先人，哪怕在每一個小家，都會視為大事。小家變為大家，大家變為國家；家族變為民族，民族變為國族，禮教與風俗的演變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華盛頓有阿靈頓；紅場有無名墓；首爾有顯忠院——我們，則需要一個慰靈的紀念塔。

新年，我們需要紀念塔。這個願望是如此感人、如此謙卑。無論是振奮人心的旋律，還是清然而出的淚水；無論是硝煙瀰漫的戰場，還是繁華喧鬧的街市——紀念塔，都不會顯得與周遭格格不入。因為我們需要它，它的故事是如此麗質、如此滄桑。我們祈願，在新的一年里，能夠看到花開葉茂的新鮮果實。這樣，我們能夠將心中那一縷憂鬱的情懷，漸漸撫去，從而成為開始新生活的象徵與希望。

文：徐全



■康振賢希望早日復建貴陽的紀念塔

資料介紹

抗戰時期的黔軍第102師，自1935年接受整編後，就不斷更改從屬，先後從屬於第14軍、防軍、第17軍團、第8軍、第16軍、第32集團軍、第29軍，不斷在戰場上進行編制替換，直到第一次對日長沙會戰，才歸建於第4軍序列。該師一路附屬，且不斷被肢解，師長柏輝章始終堅持「憑戰績來說話」的立場，表現出了在複雜局勢下極為罕見的大局觀，極大地維護了第102師軍心的穩定。

102師在抗戰時期先後參加過淞滬會戰、徐州會戰、武漢會戰、長沙會戰等諸多著名大型戰役。尤為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102師曾奉命南下香港，支援駐港抵抗日本進攻的英軍。

第102師和其他黔軍部隊一樣，在抗日戰場上征戰南北，浴血東西，衝鋒打前沿，撤退打後衛，幾乎打遍抗戰中的所有硬仗，鏖戰八年，屢建功勳，無疑是真正的虎賁獨立師。



■康振賢專著封面



■站台名稱



■淞滬會戰形勢圖